



【文化杂谈】

书票小，友情长

□孙永庆

经常读到介绍藏书票的文字，藏书票被誉为“纸上宝石”和“版画珍珠”；也曾欣赏过刊物上的藏书票，剪贴过报纸上的书票。而真正拥有书票，最早是作家王稼句先生寄赠的，以书为舟，以读为桨，这是票面的创意理念，是那种套色的书票，贴在《闲话王稼句》上，“到姑苏城会王稼句”；学者沈文冲寄来的《毛边书情调》贴了“毛边党书票”，票面充盈着浓浓绿意；作家、翻译家潘小松寄给我的藏书票，是他自己绘制的“松斋藏书”和“《海明威书信集》首发纪念藏书票”等，我最喜欢那张“书虫爱纸”的书票，想象力丰富，很有艺术张力。有时在书店看到书中贴有书票，虽不喜欢书的内容，也会买下，黄永玉的“一路平安”书票就是如此。

迷恋藏书票，要从温州读书会说起。年会期间展出了版画家倪建明的百幅藏书票。水乡泽国系列珍藏版藏书票，以江南景物为构图要素，奇妙的构思，美轮美奂的图案，印制的精美，都让人着迷。在温州江心屿上聆听了倪建明先生讲解藏书票，对藏书票的制作过程有了大体的了解，从构图到制版，工序繁琐，制作一枚藏书票耗费的精力，绝不亚于创作一幅版画，书票的艺术价值不容小觑。这引起我对藏书票的兴趣，陆陆续续读了几本介绍书票的书，了解了藏书票的历史和现状，听闻作家徐鲁称其为藏书中的“小清新”，说得妙极了。

念念不忘藏书票，便产生了拥有自己的藏书票的梦想。梦想的实现要感谢我的女儿。我平时上网看看文章，发发邮件，很少关注别的东西，女儿曾为我申请过QQ号，长期不用早忘了。从温州年会回家路过济南，女儿又为我重新申请了QQ号，让我通过QQ和她交流。真是机缘巧合，在QQ群里看到了冯传友、崔文川等故朋新友，看他们聊天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，有时也加入聊几句。作家自牧寄我新出版的

《日记杂志》，里面贴有崔文川为其制作的藏书票。闲聊时说到喜欢自牧的藏书票，文川爽快地说：“喜欢，我也为你做一枚。”我赶紧给他发了个笑脸，又与书友分享喜悦的心情，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

制作一枚风格独特的书票，创意尤为重要，要考虑书票主人的兴趣爱好和藏书品位，体现出书票主人的个性和涵养。文川问我喜欢什么风格的书票，我把发在《藏书报》上的《燕啄春泥成书册》发给他参考，于是便有了丰子恺漫画风格的“燕语斋永庆藏书票”。在乡下教书时，书房外垂柳飘飘，双燕呢喃，便附庸风雅把自己的书屋称为“燕语斋”。票面上用丰式漫画构图，窗前品茶读书，窗外垂柳燕语，那种境界正是我所向往的。知我者，文川也。书票虽小，浓浓的人文情怀在里面。

文川为书友制作藏书票，那可是不遗余力，乐此不疲。《延河》原编辑闻频先生写了《重信重义崔文川》，这使我想起刚读过的老舍之子舒乙文章中记述的一件趣事：傅抱石先生曾画过抗战时的重庆旧居，名为《桐荫图》，是傅抱石画作中的精品，只有过春节时他才拿出来挂几天。有一次傅抱石在北京老舍家做客，老舍先生说喜欢《桐荫图》，想让傅抱石先生为自己再画一幅，没有想到傅抱石竟在原画上题跋，将此画派专人送到北京，赠给老舍先生和夫人。友情高于一切，不沾半点铜臭气，这幅画可是件无价之宝。

文川为书友印制书票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他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：“让中国的读书人更有品位”，这是印在每盒书票套盒上的文字，他也在不断实现着自己的诺言。作家朱晓剑写道：“在读书民刊这个圈子里，或者说在藏书票界，能接地气，接古代文化气息的，崔文川所做的努力，看似微小，实则是贡献巨大。我常常想，所谓书香社会，不正是众人这样努力的结果吗？”是啊，我们共同努力吧！

【风过留痕】

古镇的胃

□李晓

雕花老木门“嘎吱”一声打开，古镇醒了。

打开古镇木门的，是镇上的周大哥。古镇的人都知道，周大哥喜欢到镇上老馆子里喝上一口早酒，这一习惯坚持了30多年。周大哥的儿子在天津成了家，始终放心不下爱酒的父亲，多次劝父亲戒酒，周大哥为此发了火，儿子终于不再多言。那年，儿子儿媳带父母去北方旅游，旅途还未过半，心乱如麻的周大哥就提前回了古镇，去馆子里喝早酒、吃卤肉去了。周大哥的胃，牢牢拴在古镇的大胃上，走到哪儿都丢不了。

清早醒来，古镇的昏黄灯光在青石板上画出一道道光斑，古镇的几家老馆子里，氤氲白汽裹着面香、肉香、汤香，贴着地面慢慢洇开，古镇的胃，也醒了。

“啪、啪、啪”，那是古镇面馆里的朱老大摔打面团的声音，节奏稳，力道匀，几十年如此。在朱老大面馆的后厨，两口大铁锅里“咕嘟咕嘟”，一锅是骨头汤，一锅是熬的老卤水。骨头是新鲜猪筒骨，凌晨4点送来，焯过血水，下姜、葱，大火滚开，小火吊着，汤色清亮见底，上面浮着一层金黄色油花。老卤水的秘方是家传的，每天添新料，在炉子上慢慢熬。朱老大煮面，必须用深锅，水宽火大，煮出的面筋道。

朱老大家的馆子里，拴住周大哥胃的，是卤猪头肉。周大哥吃上一口卤肉，喝上一口酒，十分满足，觉得人生在世幸福不过如此了。有一回我去古镇，看见周大哥靠在水杉树下喝酒，他把卤肉包在黄油纸里，油纸上滴着油，周大哥的嘴巴上闪着油光，他朝我大声喊：“喂，你也来一口啊！”

跟周大哥做酒友的，还有今年74岁的孙大爷。大爷驼背，戴一顶瓜皮帽，他走进馆子，就是那一句口头禅：“老规矩。”孙大爷说的老规矩，就是二两老酒、一盘卤肉、一碟花生米，早晨大多是来一碗杂肺面。

古镇上的馆子，还有胡大哥家的包子铺，手工包子码在铺了松针的竹笼里。周大哥去吃的，是头笼。头笼打开，白雾炸开，松针的清香混着肉香，灌了满屋。胡大哥用

竹夹子夹出笼格，搁在碟子上，推到老周面前的桌上。周大哥先找醋碟，倒老醋，再加一勺炸得焦红的辣椒油，用筷子搅匀，然后拿起包子，在边上咬个小口，不急着吸汤，先吹一口气，让滚烫的汤汁稍微凉一凉，再嘬一口。周大哥的眼睛眯起来，喉结一滚，“嗯——”这声心满意足的叹息，他持续了30多年。

胡大哥的包子，只卖到上午10点，过时不蒸。“剩馅不新鲜，剩面发酸，都不行。”他说，我的店，只伺候老顾客。店里的老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，粉笔字写着今日供应的品种。一碗面，一笼包子，一盘卤肉，童叟不欺，都是良心价。而今，门口放着一个二维码，扫码支付，他也从不看是否到账。古镇人的心，挂在那良心的老秤砣上。

古镇赶集，隔三天一集。清晨的天色从蟹壳青变成鱼肚白，古镇上人群熙熙攘攘起来。骑三轮车的菜农来了，车斗里堆着带泥的萝卜，挂着露水的青菜，他们把车停在馆子门口，下雨天，脱下湿漉漉的雨衣，往墙上一挂：“来三两！”“就半斤！”“多舀点汤！”

我那次发了古镇美食的朋友圈以后，有些城里人跟着导航找到这条连路牌都没有的老街，为的就是那一碗据说“能喝出时间味道”的馄饨，或者一笼“比火锅还烫”的包子。

初夏时节，我去古镇，古镇四周刚插完秧的葱绿稻田，与天青色融在一起。在古镇，光东里飞舞着细小尘埃，落在木头桌面上，也落在喝酒的周大哥肩膀上，落在他凌乱的白发里。我惊觉，周大哥也老了。

但古镇老馆子里那一锅锅滚烫，每天准时沸腾，那一锅锅烟云，准时蒸腾，它托举着古镇的岁月。叫醒古镇的，不是闹钟，也不是游客，是老馆子里掀开蒸笼的那声“嗤”，是第一锅滚烫在晨光里准时赴约的烟火气。每一个起早的人，每一个相约古镇的人，用一碗面、一笼包子、一盘卤肉，跟这个古镇咕咕上一句“我来”。古镇，用它结实的胃，稳稳地接住了这一声。

致谢古镇，它的胃，让我行走人世的皮囊里也有了强大的胃，它让我如消化红薯一样，消化着人世里的喜乐哀愁。

【若有所思】

理想是心中的光

□李泽民

理想是暗夜航行的灯塔，是跋涉前路的航向，是人生前行的不竭方向。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，而是扎根心底、指引行动的力量源泉。

心中有理想，行动便有了底气，人生便有了光芒。这份理想，从来都不是空想、幻想，更不是盲目的执念与不切实际的妄想——它是有温度、有根基、有方向的追求，是区别于纯粹想象，却又能从想象中汲取养分的精神坐标。

理想从不专属某一个年龄段，它既属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也从未抛弃心怀热爱的老年人。年轻时，理想是人生的基石，若此时心中无理想，便有可能在岁月中迷失方向，陷入平庸无为；年老时，理想是岁月的回响，若仍能心怀理想，定然是年轻时便在心底播下了种子，历经时光沉淀，愈发坚定而厚重。

追求理想，当以理想主义为帆，以现实主义为桨。纯粹的理想主义者，易脱离现实、难以落地；极端的现实主义者，易沉溺功利、丧失追求。唯有让两者相辅相成、把握分寸，才能在坚守初心的同时，稳步前行，让理想既有远方，也有归途。

真正的理想，从来都不脱离实际。切合实际的理想，是可触可及、逐步可达的目标，让人在奋斗中收获成就感；而脱离实际的理想，不过是空中楼阁、镜花水月，终将在现实的考验中崩塌。人人都应有理想，这并非不切实际的奢望，只是有的人过分计较功利、过于看重现实，反而弄丢了心中的光。

确立理想，贵在适度。适度的理想，贴合自身实力与时代需求，易落地、易实现，能充分发挥其激励人心的作用；失当的理想，要么过高过远难以企及，要么过低过浅毫无意义，终究难以彰显理想的价值。同时，理想更应契合人性与道德，脱离了善良与底线的追求，即便得以实现，也终将失去生命力，无法带来真正的价值。

每个人的理想，都有着独特的模样。有人渴望成为科学家，深耕科研，探索未知；有人立志成为实业家，实业兴邦、回馈社会；也有人愿做教师，三尺讲台、薪火相传；愿做医生，白衣执甲、守护安康；愿做技术能手，精益求精、匠心筑梦……这些不同的追求，都是值得尊重的理想。理想与现实之间，或许隔着遥远的距离，但只要确立目标后坚定不移，脚踏实地、稳步前行，迈过每一道坎坷，坚守每一份执着，持之以恒、不懈奋斗，终有机会将心中的理想变为眼前的现实。

理想有层次，前行有步骤。它可分为阶段性理想与终生理想，阶段性理想是终生理想的基石，一步一个脚印实现阶段性目标，才能为终生理想的达成筑牢根基；而终生理想是阶段性理想的指引，始终心怀长远，才能在前行中不偏航、不退缩。

实现理想，从来没有捷径，唯有奋斗而已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需要坚强的毅力支撑，需要持久的付出浇灌，需要在挫折中坚守，在平凡中坚守。

当理想偏高、偏大时，或许会让人倍感压力，喘不过气，甚至暂时失去它的激励作用，但只要咬牙坚持、迎难而上，就有可能突破自我，实现目标；即便最终只实现了初步理想或阶段性理想，也足以慰藉过往的付出，成为人生中最珍贵的收获。